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語言的分類法

新知識出版社

10
18



語言的分類法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 ——按照在一定標誌的基礎上區分出來的種類把語言歸類的方法。在語言學里有幾種著名的語言分類法：發生學的、形態學的、心理學的、階段的等等。

發生學的分類法是科學上最有價值的，它把語言按照它們的材料的親屬關係的原則歸類，就是說，按照起源的共同性的原則分類。親屬語言的語族（語系）包括具有共同起源的各語言，就是說，由同一種叫做基礎語的語言的地方方言分化而產生的。語言的分化完全依賴於社會條件，它是說着該種語言的社會的各部分獨立發展的結果。彼此失去聯繫的各方言，落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由於長期的和逐漸的發展而發生變化，歸根到底轉變為獨立的親屬的諸語言。促進語言分化的條件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是不同的，親屬語言產生的最有利的條件是在原始氏族社會，這裏經常地發生太龐大的部落的分裂。恩格斯這樣敘述親屬語言在氏族社會中分化的過程的特徵：“我們從北美印第安人可以看出，一個原來統一的部落怎樣漸漸地散佈於廣漠的大陸；各部落怎樣分裂而轉化為民族，轉化為完整的部落集團；語言怎樣改變，以致不僅成了互相不懂的東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來統一性底任何痕跡。”①

在適當的有利條件下，語言的分化也發生在階級社會存在的時期；在這裏決定因素也是統一的社會的分裂和它的被分割的各部分之間接觸的終止。還發生了這樣的過程：當一個部族由於缺乏必要的經濟條件而不能發展成為民族時，它的統一的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1頁。

語言就因为部族的瓦解而停止發展。而还没有在統一的語言中被磨掉的地方方言，却活躍起來並成为形成獨立語言的基礎。

每一個親屬語言的語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礎語。但是这完全不等於說，全世界的語言是由一種基礎語或“原始語”產生的：不同的親屬語言的語系有不同的起源，統一的共同的基礎語（就是說，“原始語”）的存在是蘇維埃語言學所摒棄的。此外，分化也不是語言發展中的唯一過程，跟它對立的有整化（統一）過程。由基礎語分化為親屬語言是複雜的過程。在每一種具體場合，根據社會條件，語言的分化採取獨特的形式。因此每一語族諸語言的相互關係就成为專門研究的對象；不可能確立一切親屬語言的語族的分化的一般公式。跟發生學分類法有關的術語（語言的親屬關係、語系，等等）借自自然科學，但是在語言學里它們用在完全另外一種意思中。語言的親屬關係跟生物的親屬關係，跟種族的區分沒有任何共同點。

語言的親屬關係是用歷史-比較法確定的。比較的目的是闡明親屬語言中具有類似的特徵，而這是非親屬語言所沒有的。因此為了證明親屬關係，在不同的語言中具有同樣的特殊語音或者形態學範疇，是沒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為這些種類的符合在非親屬語言中也會碰到。有規則的語音對應是共同詞幹和共同形態學構成的規律性變化的結果，因而只發生在親屬語言中，它指示出語言的物質的親族關係。語音對應表現在語言的詞彙構成和語法構造中。語言各構成部分的不平衡發展的結果，就是語音對應最能保存在親屬語言系統的最穩定的部分中——首先是保存在形態學工具和基本詞彙中。

歷史-比較法有嚴重的缺點，主要是在於它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它有時不能在應有的程度上幫助重擬所比較的語言的發展史，此外，在一些情況下，這種方法的運用有困難（比方在研

究孤立語的時候)。但是在許多情況下，當歷史-比較法的運用沒有碰到重大的障礙時，它就是研究親屬語言歷史的強有力的工具。

全世界一切語言的發生學關係還沒有確定。印歐，Semit，Hamit，Iberia-高加索，Ugor-芬蘭，阿爾泰（突厥和蒙古），通古斯-滿洲，達羅毗荼以及許多其他語系的語言的親屬關係是毫無疑問的。語言按起源的原則來歸類，同時也就是歷史的分類，這一情況決定了發生學的語言分類法對於語言學的重大意義。語言的發生學的親屬關係的確定在語言科學本身的產生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馬爾和他的繼承者們毫無根據地否定了起源材料上的語言親屬關係，認為發生學的語言分類法對於蘇維埃語言學不適用。為了侮蔑發生學的語言分類法，馬爾宣布說它是種族的甚至是種族主義的。

斯大林結束了馬爾和他的繼承者們在這個問題上給蘇維埃語言學帶來的那種混亂狀態：“馬爾目空一切地指斥研究語言的語族（語系）的任何企圖……。其實不能否認語言的親屬關係，如各種斯拉夫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是無疑地存在的；研究這些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是會使語言學在研究語言發展規律方面有很大益處的。”①

* * *

形態學分類法的基礎是按詞的形態學結構把語言歸類。根據傳統的公式，語言分為四種形態學類型：孤立語、膠着語、屈折語和多式綜合語。孤立語（不正確地稱為無形態的語言）的特點是缺乏詞形變化的附加成分。詞和詞之間的關係在這些語言中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參看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32頁。

靠句子中的詞序、輔助詞、重音和語調來表示。漢語可以充當孤立語的例子。膠着語和屈折語是附加性的語言。它們之間的差別在於附加成分結合到詞幹的方法。在膠着語里附加成分跟詞幹聯系鬆，而在屈折語里可以發生附加成分跟詞幹的語音結合。同時在膠着語里為了表示每一形態功能，要用個別的附加成分，而同樣地，每一附加成分只有一種功能；在屈折語里，一種功能要用上幾種附加成分，附加到不同種類的詞上，而每一種附加成分往往有幾個意義：請比較，比方，阿塞拜疆語複數標誌 *лар/ләр* 和俄語複數詞尾 *-и* (кон^и [馬])，*-ы* (стол^ы [桌子])，*-а* (город^а [城市])，它們表示格和數。此外，屈折語的特点是詞幹屈折，就是說，詞幹元音具有形態學功能的有規律的變化 (阿拉伯語 *qátala* [他殺了] 和 *qútila* [他被殺了])。屬於膠着語的有 Ugor-芬蘭，阿爾泰 (突厥和蒙古) 諸語言，Iberia-高加索諸語言的絕大部分等等。印歐語言和 Semit 語言被認為是屈折語。在多式綜合語中，動詞包含各種成分，這些成分在其他語言里是獨立的詞。因此，詞在多式綜合語里相當於其他語言的整個句子。屬於多式綜合語的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語言，一些古亞細亞語言。形態學類型的劃分是有困難的。在膠着語中可能碰到屈折性的現象，相反地，在屈折語里有時也看到膠着類型所特有的現象 (比方，俄語使用詞頭就具有明顯表現出來的膠着性質)。關於孤立語的問題需要重新審查和明確，因為認為它們缺乏任何附加成分那是不正確的。蘇維埃語言學家的研究確定了，現代漢語是有附加成分的，主要用在構詞法上。

語言的形態學分類法首先在 1808 年由德國語言學家 F. Schlegel 確立，他區分出附加性的語言和詞幹屈折的語言 (Schlegel 認為漢語是附加性的語言的低級階段)。1818 年他的兄弟 August Schlegel 把語言區分為三類：(1) 無形態的語

言,〔2〕附加性的語言,〔3〕屈折語;後者他再分为綜合語和分析語,它們的區別在於,為了表示形态学范畴,分析語利用輔助詞和小品詞,而綜合語則使用附加成分。August Schlegel 認為印歐的分析語(英語、法語)是綜合型分解的結果。德國學者 W. Humboldt (1822)提出 4 种形态学类型:〔1〕孤立語,〔2〕膠着語,〔3〕屈折語,〔4〕編插語,或者,多式綜合語。後來德國語言學家 August Schleicher 恢復了三分法(孤立語、膠着語、屈折語)。語言的形态学类型, Schleicher 是从歷史方面來看的,他認為它們是語言發展中的各上升階段。因為附加成分被認為是由獨立的詞產生的,那么就毫無疑問,語言還沒有附加成分的那種狀態必定先於附加現象。形态学的語言类型逐漸變化,這也是無可爭辯的。可是形态学的語言分類法的作者們想證明屈折語比其餘的形态学类型优越,這種企圖是根本錯誤的。形态学的語言分類法跟社会形态的联系也是沒有科学根据的(英國語言學家 M. Müller, N. Ja. 馬尔)。

*

*

*

德國語言學家 G. Steinthal 的所謂心理学的語言分類法(1850, 修訂第 2 版 1860)是形态学的語言分類法的特殊解釋。第 2 版由德國學者 F. Misteli 在 1893 年重新改訂。F. Misteli 提出下列心理学分類法的公式:

(一)多式綜合語:

- | | |
|-----------|-------------|
| (1) 墨西哥类型 | } 詞跟句子一致的語言 |
| (2) 格林蘭类型 | |

(二)詞根-孤立語:

- | | |
|---------------|---|
| (3) 漢語类型 | } |
| (4) 暹羅語(和緬甸語) | |

(三)詞干-孤立語:

- | | |
|----------------------------------|------------|
| [5] 馬來-Dajak 类型 | } 沒有詞的語言 |
| (四)机械地接上附加成分的語言: | |
| [6] 埃及-Kopt 类型 | |
| [7] Bantu 类型(Kaffir語) | } 具有假的詞的語言 |
| (五)膠着語: | |
| [8] 烏拉爾-阿爾泰类型(芬蘭語、匈牙利語和 Jakut 語) | |
| [9] 达罗毗荼类型(Kanara 語) | } 具有真的詞的語言 |
| (六)屈折語: | |
| [10] Semit 类型(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 | |
| [11] 印度日耳曼类型 | |

心理学的語言分类法的基础是把語言分为有形态的和无形态的,但是这种区分从科学的观点看是不正确的,因为无形态的語言是不存在的。Steinthal 和 Misteli 的語言分类法在語言学上没有实际的应用。

* * *

馬尔企圖用階段分类法來对抗他空口否定的發生学的語言分类法。馬尔沒有自己的肯定的階段性理論,他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指出过“語言階段”这个概念的主要標誌。他只是人为地把他以前存在的發生学的分类法和形态学的分类法結合一起,並且用重新解釋的方法企圖建立階段分类法的公式。十分明顯,在他的著作里我們碰到互相矛盾的原理。馬尔的語言階段分类法是根据統一的語言創造过程的錯誤原理而來的,这一原理說什麼全世界的語言都是由原始四要素產生的,各語言只是由于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彼此才有區別。馬尔看來,从一个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过渡是用爆發的方法發生的。

馬尔區分出四个階段：〔一〕第1時期体系的語言：【1】漢語，【2】中非洲和远非洲(Дальнеафриканские)諸活的語言。〔二〕第2時期体系的語言：【1】Ugor-芬蘭諸語言，【2】突厥諸語言，【3】蒙古諸語言。〔三〕第3時期体系的語言：【1】殘存的雅弗諸語言，【2】Hamit 諸語言(近非洲和远非洲)。〔四〕第4時期体系的語言：【1】Semit 諸語言，【2】Prometeid 諸語言或者所謂印歐諸語言(印度語、希臘語、拉丁語)。

除了語言階段分类法的許多內部矛盾和錯誤以外，應該指出馬尔的非科学的原理，他認為印歐語言是最完善的，处在發展的最高階段，而其餘的語言是“僵化了的”，失去了發展的能力。这种看法是跟事实矛盾的，在科学上是沒有根据的，在原則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失去發展能力的語言是不存在的。假想这种語言的存在就意味着在客觀上支持种族主义的、反科学的“理論”。

I. I. Meshchaninov 在他的語言階段分类法公式中改換了馬尔的分类法基礎。这些公式根据的是句法標誌，語言是按句子結構來归类的。Meshchaninov 按句子結構來确定語言的發展階段的企圖失败了。Meshchaninov 的句法类型学(他分为7种句子类型：編插現象、无宾語的、領屬的、主动的、感動的、位置的和主語的結構)跟馬尔以形态学標誌为根据的公式一样，确定語言的發展階段是革命的改造、爆發的結果；發展过程的这种了解冒充为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它是科学上沒有根据的，跟馬克思主义矛盾的，馬克思主义不承認語言發展中的突然爆發、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突然建立。

* * *

美國語言学家 E. Sapir 在他的著作《語言》(1921)中提出語言的概念(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分類法，語言按形式的因素或構成

詞幹的因素的功能來歸類。區分出 4 類語法概念：〔1〕基本的（具體的）概念。〔2〕派生的概念（就是說，由構成詞幹的附加成分所表達的概念）。〔3〕具體-關係的概念。〔4〕單純-關係的概念（就是說，表示各種關係的詞形變化附加成分所表達的概念）。根據上述的各種概念，Sapir 提出語言的概念分類法公式如下：

- | | | |
|-------------|---|--------------------------|
| 1. 單純-關係的語言 | { | A. 單純的(表達第 1, 4 兩類的概念) |
| | | B. 複雜的(表達第 1, 2, 4 三類概念) |
| 2. 混合-關係的語言 | { | C. 單純的(表達第 1, 3 兩類概念) |
| | | D. 複雜的(表達第 1, 2, 3 三類概念) |

Sapir 的語言的概念分類法不能象他所想象那樣代替形態學分類法，它有形態學分類法的一切缺點，而且更複雜。

* * *

奧地利語言學家兼人種家學 W. Schmidt 在他的著作《語言系屬和世界的語言區域》(1926)中區分出下列語言集團：〔1〕最古的。〔2〕第 1 語言集團，又分為中部、北部和南部的集團。〔3〕第 2, 第 3 語言集團。Schmidt 的分類法依靠的是偶然拿到的語音和語法標誌；其中語言事實的分類往往是錯誤的。Schmidt 人為地把語言集團跟文化集團聯繫起來，文化集團是他跟奧地利語言學家 J. Koppers 共同劃分的（《人民和文化》，1924）。Schmidt 的語言分類法以唯心主義的觀點為基礎，是非歷史的，是沒有科學價值的。

近來在外國語言學中，提出了以各種起源的語言中所發生的、由毗鄰的語言的長期接觸來解釋的一般現象為基礎的語言分類法的問題。術語“語言聯盟”（Sprachbund）被用來表示由這種類似而產生的語族。語言聯盟的統一的一般理論是不存在的。根據最流行的看法，語言聯盟是不依賴於有着相似的句法和形態學結構的諸語言歸類的親屬語系的。要區分出肯定的語言

聯盟的徒然無功的嘗試證明，儘管不同的語言中個別接近現象是顯然的，可是這些接近沒有系統性，也不能成為語言分類法的基礎。G. Bekker (《語言聯盟》，1948) 不依賴於親屬的語族而區分出語言聯盟。Bekker 的分類法的基礎是有直接交際的諸語言中的借用現象，這些借用在文化相互聯繫的基礎上產生的。他區分出高等、中等、低等文化的語言。屬於高等文化諸語言的，Bekker 認為是歐洲的、伊斯蘭的、印度的、中國的語言聯盟，以及馬來的和歐羅巴亞細亞間的聯盟。把語言聯盟跟語系對立起來是沒有根據的。親屬語言在發展的早先階段比往後的時代表現出更大的相似，而這明顯地證明了它們是分化而不是匯合的結果。

“語言聯盟”的概念對於語言接近的結果，比對於語言的歷史特點和起源所制約的基本特徵，給予更大的意義。這是有利於世界主義者的，他們否認民族主權和民族語言的獨立性。

蘇維埃語言學一貫地運用歷史主義原則，贊成發生學的分類法是歷史的真正科學的分類法。參閱語言的親屬關係。

參考書：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Критика анти-марксист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й стадийности в развитии языка и мышления [語言和思維發展中的階段性的反馬克思主義觀念的批判]》，載在《Против вульгаризации и извращения марксизма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論文集，第1輯，莫斯科，1951；

Буаховский Л. 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языка в свете работ Н. В. Сталина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在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的啓示下論語言的歷史發展問題]》，載在《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свете трудов Н. В. Сталина》，第2版，莫斯科，1952；

Чинцова А. С., «Об основных задачах и вопросах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свете сталин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о языке [在斯大林的語言學

說的啓示下論蘇維埃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和問題]》，載在《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 в свете трудов И. В. Сталина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莫斯科，1952；

Калайдин Г. А.，「Основы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о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языков и критика взглядов Н. Марра на стадиаль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языка [語言的發生學分類法基礎和對馬爾的語言發展階段性的觀點的批判]」，Ереван，1951；

Горнунг Б. В. [等]，「Пробле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языковых семей (語系的形成和發展問題)」，《語言學問題》1952 年第 1 期。

原 名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

著 者 А. С. Чикобава, Т. С. Шаравенидзе

譯 者 彭 楚 南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二十一卷